非遗传承视域下陶瓷工艺的活态保护与创新路径研究

邓洁煌　张海飞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21

【摘要】：陶瓷工艺融合材料技术、造型艺术与地域文化，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和生活经验。面对传承主体减少、技艺语境断裂、产品同质化等问题，传统静态保护已难以满足发展需要。基于此，本文从非遗传承视角出发，阐释活态保护内涵，分析现实困境，并提出以传承人培养为核心、社区参与为基础、教育融合和数字技术为支撑、设计创新与产业协同为动力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陶瓷工艺；活态保护；创新转化；传承机制

1 陶瓷工艺活态保护的理论内涵

1.1 活态保护的实践性

陶瓷工艺的生命延续于持续不断的实践过程。它并非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知识，而是身体经验、材料属性、工具性能、环境条件与时间积累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陶瓷技艺传承而言，有效的保护应当将学习者带入真实的生产现场，使其在泥料处理、工具调试和烧成风险应对等具体环节中理解工艺规律。若仅依赖课堂讲授与形式模仿，学习者便难以建立稳定、完整且具有应变能力的工艺素养。活态保护强调在实践中学习、在使用中传承。传承人不仅需要展示最终成品，还应结合制作过程，讲解如何辨识材料状态、处理制作失败，以及不同工序所承担的功能和不能随意删减的原因。学习者只有经过反复操作、持续修正和长期积累，才能形成具有身体记忆特征的技艺经验，并将外在的操作规范转化为内在的判断能力。与此同时，传统工艺只有进入现实生活，才能持续生成新的社会意义。日用器、茶器、餐具、公共艺术以及建筑装饰等多元场景，均可为陶瓷工艺的延续与转化提供稳定载体。

1.2 活态保护的主体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应由行政部门、专家或企业单独规划和决定，而应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实践格局。传承人、工坊经营者、社区居民、学习者、设计师与消费者，均是陶瓷工艺活态延续的重要参与者。其中，传承人既是技艺经验的承载者，也是地方文化的阐释者和创新方向的参与决策者。倘若创新项目完全由外部设计机构主导，传承人既无法参与方案形成，也未能获得相应的收益回馈，便可能引发传统知识被单向挪用、文化内涵被过度简化等问题。强调主体性，还意味着承认不同传承群体在技艺表达和审美取向上的差异。同一地域的陶瓷工艺，往往会因家族传承谱系、窑口传统、师承关系和个人经验的不同，形成多种制作风格与表现形态。因此，保护工作不能以某一种所谓“标准样式”取代地方传统的复杂性，而应借助工艺档案、口述史访谈和传承谱系梳理等方式，记录不同群体的知识结构与实践经验，保存陶瓷技艺内部的多样面貌。

1.3 活态保护的开放性

传统并不是凝固不变的文化形态。回溯陶瓷工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技术体系、造型样式和审美观念始终在材料交流、工艺传播与文化互动中不断调整。由此，活态保护所倡导的创新，应以文化连续性为基本前提，在维护工艺核心逻辑的同时，积极回应当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与审美需求。传统器型可以依据现代居住空间和使用习惯调整尺度与结构；传统釉色能够通过当代材料实验获得新的视觉层次；传统纹样也可以经过提炼、重组和数字化转译，进入现代产品与公共空间。

开放并不意味着迎合短期潮流。倘若创新只停留在增加装饰图案、替换表面色彩或附加简单文创包装等层面，传统工艺便容易被压缩为可复制的视觉符号，失去其深层的文化结构与技术价值。具有持续生命力的创新，应深入材料选择、器物结构、使用功能和生产组织等层面，在充分理解传统工艺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地方知识与当代生活之间的有效衔接。

2 陶瓷工艺活态传承面临的现实困境

2.1 传承链条逐渐弱化，技艺学习缺少连续性

随着传统手工业生产方式不断转型，陶瓷工艺较长的学习周期、有限的经济回报以及相对不足的职业吸引力，已难以充分契合年轻人的现实职业期待。部分工坊仍沿用相对封闭的师徒传授方式，学习者长期承担基础性、重复性劳动，难以系统接触从原料处理到成品烧制的完整工艺流程；另一些培训则侧重短期体验和成果展示，强调“做出作品”，却忽视对操作逻辑、材料规律和过程经验的持续训练。这两种传承模式均难以培养具备独立判断能力和持续创新意识的新生代传承者。与此同时，部分传承人年事渐高，其长期积累的经验尚未得到系统整理，技艺传递因而过度依赖个人记忆与现场示范。一旦传承人停止生产或退出传授，相关工序、配方比例和操作细节便可能出现缺失，甚至形成难以弥补的知识断层。现有档案多集中于成品图片、项目简介和荣誉信息，对失败案例、工具改良、窑炉变化、材料试验以及地方生产组织等内容涉及不足，尚未形成能够完整呈现陶瓷工艺知识结构的系统性记录。

2.2 文化语境逐步断裂，保护呈现“博物馆化”倾向

部分陶瓷非遗项目进入展馆、景区和节庆活动后，逐渐脱离原有的生活环境与社会关系。器物被置于展柜中作为观赏对象，复杂而漫长的制作过程则被压缩为数分钟的现场演示，传承人的日常劳动、社区协作方式以及地方居民的使用习惯随之被遮蔽。观众能够欣赏精美的器物，却难以进一步理解这些器物与当地饮食传统、礼仪规范、居住方式及社会交往之间的内在联系。展览展示本身具有保存、教育和传播功能，但当保护过度依赖视觉呈现，非遗便容易被塑造成供人观看和消费的文化景观。陶瓷工艺一旦离开日常生活，器物的审美价值和技术经验便缺少持续接受现实检验的机会，工艺与社会之间原本紧密的联系也会逐渐松动。

2.3 产业转化较为粗放，产品同质化问题突出

非遗产业化为陶瓷工艺拓展了生存空间和市场渠道，但部分企业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仍停留在表层符号的移植上。较为常见的做法，是将传统纹样直接印制或复制到杯盘、摆件和旅游纪念品之上，产品在造型结构、使用功能和文化叙事方面缺乏实质差异，难以形成清晰而稳定的品牌辨识度。为适应规模化生产，一些工艺环节被过度压缩，原料配方和烧成参数趋于统一，原本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制作方法也因此逐渐失去个性。此外，传承人、企业与设计师之间的权责关系和收益分配机制尚不健全。在部分合作项目中，传承人仅获得一次性授权费用，企业则掌握产品开发、品牌运营和销售渠道，传统知识的长期价值未能得到合理体现。若缺乏明确的知识产权保护、署名制度和收益共享机制，产业开发就可能由合作转向单向利用，进而削弱传承人的参与积极性。

2.4 数字化应用偏重展示，知识生产功能尚未充分发挥

短视频、直播、三维建模等数字技术为陶瓷工艺的传播、记录和推广提供了新的条件。然而，现有不少数字化项目仍主要聚焦于成品展示和制作过程的视觉记录，对工艺原理、经验判断及知识关联的系统梳理相对不足。数字平台的传播机制倾向于优先推送节奏明快、视觉突出且易于分享的内容，而泥料处理、釉料试验、坯体修整和窑炉控制等真正决定作品质量的关键环节，往往难以在短视频中得到完整呈现。当数字化建设过度追求点击量和传播速度时，陶瓷工艺可能进一步被包装为可观看、可模仿的表演性内容，其复杂的知识体系和实践价值反而被削弱。因而，数字技术的应用应进一步转向工艺知识保存、学习过程辅助、社区协同、设计研发和传承评估等领域，使其成为连接传统经验与当代实践的基础设施，而不只是宣传展示的媒介。

3 陶瓷工艺活态保护与创新的实施路径

3.1 建立以传承人为核心的分层培养机制

应充分考虑学习者的知识基础、发展目标与职业规划，构建由基础体验、技能训练、专业研修和创新实践组成的递进式培养体系。基础阶段着重培养材料认知、工具操作和安全规范意识；技能阶段围绕成型、装饰、施釉与烧成等核心环节开展持续训练；专业阶段要求学习者系统掌握陶瓷工艺史、地方文化脉络和产品设计方法；创新阶段则引导学习者针对现实需求开展材料实验、功能开发与社会调研。通过分阶段、递进式的训练安排，逐步提升学习者的工艺判断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传承人的身份也应由单纯的“技艺示范者”拓展为兼具导师、研究者和项目合作者等多重角色。政府与高校可以支持传承人参与课程开发、实验室研究和田野调查，协助其将长期积累的经验知识转化为可讲授、可分析、可修正的教学内容。同时，应完善与传承贡献相匹配的收益机制，使传承人能够通过课程教学、技艺授权、产品销售和公共文化项目等方式获得持续性回报，从而增强其参与传承与创新的积极性。

3.2 推动工艺传承与地方社区协同

陶瓷工艺的活态保护不能局限于个别传承人或单一工坊，而应嵌入地方社区的文化生态之中。可以依托传统窑址、陶瓷村落、历史街区和地方文化馆，建设开放式工艺传习空间，吸引社区居民、学校师生、游客和创作者共同参与。社区居民能够通过日常使用、节庆仪式和公共空间营造，使陶瓷工艺重新回到生活现场；传承人也可以从社区的实际需求、地方记忆和使用习惯中汲取新的创作资源。社区参与还应延伸至非遗保护与开发的决策过程。涉及传统纹样、地方故事和公共文化资源的使用时，应充分听取相关群体的意见，避免由外部机构单方面界定地方文化的内容与价值。通过社区议事、共同创作和收益共享等方式，可以增强居民对非遗项目的归属感与认同感，逐步形成共同保护、共同使用和共同受益的协作机制。

3.3 将陶瓷非遗纳入现代教育体系

高校和职业院校应结合陶瓷工艺的技术特征与文化属性，构建融合传统工艺知识、材料科学、设计方法和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课程体系。学生除了学习拉坯、捏塑、绘制等基本技法，还应系统了解地方窑业发展史、原料来源、生态环境、消费习惯和社会结构。通过田野调查、工坊实习与项目制教学，学生能够进入真实的工艺现场，理解陶瓷生产背后的技术逻辑、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在基础教育阶段，可以依托地方课程、劳动教育和美育课程开展适度的陶艺体验，引导学生接触泥土、工具和烧制过程。此类教育的重点并不在于培养专业陶艺师，而在于帮助学生理解手工劳动的价值、材料使用的伦理以及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当非遗知识逐渐进入普通人的认知体系，陶

瓷工艺才能获得更广泛、更稳定的社会支持。

3.4 构建数字化工艺档案与共享平台

数字化保护应由单纯记录成品，转向系统保存工艺过程、知识关系和社会语境。可围绕传承人、工序、工具、材料、窑炉、作品与使用场景建立分层分类的数字档案。文字说明、图片资料、高清视频、三维扫描、声音记录和口述史材料相互配合，可以形成具有时间脉络、知识关联和检索功能的陶瓷工艺数据库。在数字档案基础上，可以开发面向不同学习层次的在线课程、工艺流程模拟和虚拟实验工具。对于窑炉烧成、釉料配比等较为复杂的环节，数字模拟能够帮助学习者认识温度、气氛与材料变化之间的关系，形成初步的工艺判断。需要明确的是，虚拟模拟只能承担辅助教学功能，不能取代真实操作和现场经验。数字平台还应设置传承人授权、内容使用范围、知识署名和商业转化规则，以减少未经许可的复制与滥用。

3.5 以设计研究促进传统工艺的功能创新

陶瓷创新应以用户需求和具体生活场景为出发点，避免将创新简化为外观变化或视觉装饰。设计者可以围绕现代家庭的储物、饮食、办公、公共服务和情感交流等实际问题，重新审视传统器物的尺度、结构与使用方式。例如，将传统茶器在保温、持握和分饮方面积累的经验转化为现代饮水器具设计；将地方建筑陶瓷的装饰语言融入公共空间导视和室内环境；将传统窑变效果转化为小批量生产、过程可追溯的个性化产品。设计研发过程应当保障传承人的深度参与。设计师主要承担用户研究、产品测试和视觉传播等工作，传承人则负责工艺判断、材料控制和文化阐释，双方通过反复试制、评估和调整，逐步形成共同的设计语言。创新成果还应清晰说明其传统来源、工艺依据和当代改造内容，避免将经过改造的新产品包装为未经变化的“原真传统”。

3.6 强化生态意识与材料伦理

陶瓷生产涉及黏土开采、釉料使用、能源消耗和废料处置等多个环节。活态保护不仅要延续工艺传统和文化记忆，也应回应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应鼓励传承人、科研人员和企业共同开展替代性原料、节能窑炉、低污染釉料及废坯回收技术研究，并结合地方资源条件建立相应的绿色生产规范。生态转型并不意味着割裂传统。传统陶瓷生产中关于就地取材、适量制作、器物修补和长期使用的经验，本身就蕴含着朴素的环境伦理。现代材料技术和生产管理手段可以对这些经验进行重新阐释和有效拓展，使传统生态智慧转化为适应当代社会的生产方式，推动陶瓷非遗在绿色生活和可持续设计领域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4 结语

非遗视域下，陶瓷工艺保护应超越名录、藏品与展演式保存，回归具体实践、传承主体和日常生活。活态保护以文化连续性为前提，借助新材料、新技术、新组织和新场景延续传统。针对传承断裂、语境弱化、产业同质化及数字化浅表化，应以传承人培养为核心、社区参与为基础，融合教育、数字技术、设计创新、产业协同与生态转型，构建多主体协作、全过程参与、多价值共生的保护机制。

参考文献：

[1]高玲.基于产教融合的非遗陶瓷文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究[J].陶瓷科学与艺术.2025,59(08)

[2]刘莹.人工智能视域下宜兴陶瓷非遗手工艺传承人培养模式研究[J].上海轻工业.2026(03)

[3]曾祥璐.柴烧在陶瓷工艺的表现研究[J].陶瓷研究.2026,41(01)

[4]郑荔文.非遗文化生态视角下连城四堡雕版工艺的活态传承与创新路径研究[J].网印工业,2025,(05)

[5]林虹.民间艺术在当代群众文化中的传承与创新[J].参花,2024,(11)